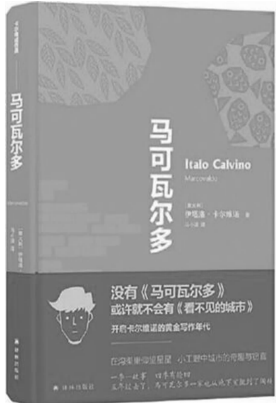


马可瓦尔多的四季



《马可瓦尔多》
伊塔洛·卡尔维诺
译林出版社
2020年1月

卡尔维诺是一个传奇，是浩瀚的大海，他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62年，却留下了惊人的文本。在他苍茫满目争奇斗艳的文字森林中，《马可瓦尔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制作，一篇小品文，但就在这样的尺幅之间方寸之

内，还是难以遮掩卡尔维诺惊人的想象力敏锐的判断力，还有就是他娓娓道来举重若轻的讲述故事的能力。

卡尔维诺借助于一个在城市底层生活的小工马可瓦尔多的一双眼睛，来审视感悟一座城市的千奇百怪云蒸霞蔚。他看到的不是—座城市的标配，诸如红绿灯、标志牌、落地的大橱窗、摩天大楼、霓虹灯、宣传画、奢侈的大草坪、宽阔的令人炫目的大马路，凡此种种，似乎都留不住马可瓦尔多多过的目光，他看这些东西就好像一眼扫过沙漠里的沙子，毫无感觉。

他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的都市里看到的是什么？是蘑菇，是鸽子，是毒兔子，是黄蜂，是奶牛，是猫咪，是出了大问题的鱼。千万不要以为卡尔维诺仅仅就是浮于表面地诉说这些动物或植物的博物故事，描述一番，感怀一二，怀旧追忆，炫耀一些知识，讲述一些少年烟云初恋情感，这哪是大师所为？

他讲在城市里吃蘑菇，最终是众人蜂拥而上，趋之若鹜，盲目从众，摩肩接踵，结果是食物中毒，其深深的隐喻，令人莞尔。鸽子的故事，短小精悍，近乎蒲松龄的志怪小

说，却折射出一个城市贫民家庭的辛酸，如此大动干戈，到头来这些粘鸟胶却给雪上加霜的小家庭带来了更大的麻烦。毒兔子的出现，更为合乎情理，也更为令人心颤不已，不过是为了保护一只噤若寒蝉的兔子，却引发了如此一番折腾，而最终才知道，这个兔子是正在进行某种病毒实验的毒兔子，我的天呀，马可瓦尔多一家都要进行隔离检测。看似荒诞的故事，却令人浮想联翩，特别是庚子年的这场把小小寰球搅得周天寒彻的新冠病毒，究竟起源在哪里？是蝙蝠？是水产生物？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黄蜂蜇人，居然还有治疗病症的功效？这样的黄蜂疗法，看似荒诞，却为何能够大行其道被众人信以为真？奶牛的故事，在卡尔维诺的笔下，不是玫瑰色的童话，而是冰冷的活生生的毫无浪漫可言的现实生活，卡尔维诺说到马可瓦尔多儿子的感受，“皱着眉头，目光硬朗”，短短八个字，包含着多少不足为外人道的人生体验啊。城市多猫，但卡尔维诺笔下的猫世界，却别有深意，他要说城市里的空间布局生物的多样性，说猫的生存环境与

不无象征意义的女侯爵的死亡和房地产开发商的愚昧较量。如此小小的切口，却四两拨千斤，道出一座城市如此的奥妙无穷机关重重。钓鱼是不少城市居民的业余爱好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但卡尔维诺让马可瓦尔多钓到的鱼，却是已经被严重污染的鱼，设身处地，反观我们生活的城市，我们日常食用的鱼，是否就真的毫无问题大可以放心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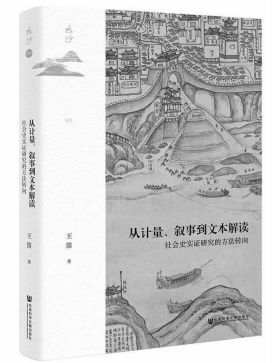
马可瓦尔多还看到了什么？是城市漫漫长夜中公园里的长椅，是消失在白雪中的城市，是工薪阶层谋生不易的饭盒，是高速路上苍茫无际的森林，是下错了车站之后的困顿迷茫，是肥皂液被收集起来的天大荒诞，是圣诞老人有心机重重，是逛巨型超市的难得体验，是为了一株植物渴望雨水的殚精竭虑，是众人度假城市空旷后的一个人的孤独寂寞。深度失眠的马可瓦尔多，到城市里的街心公园里的长椅上本想清静悠闲一番，却遇到了两个也许是恋人的彼此争吵喋喋不休。大雪苍茫，令人惊喜。但在小孩子打雪仗的游戏里，无意中扮演了雪人的马可瓦尔多却品尝了别样的人生滋

味。马可瓦尔多为了自己所服务公司里的一盆植物缺少雨水的滋润而大费周章，从家里到野外，逐步发展，近乎失控，却柳暗花明。实际上，小说家大概是要告诉世人，人不是也需要这样的雨水和空气吗？

马可瓦尔多这位城市小工，被卡尔维诺赋予了一双敏感的眼睛，更有一颗许多人已经丧失了赤子童心，他时刻捕捉着四季的交替与城市的隐秘，候鸟、蘑菇、森林、气球，凡此种种，使他灰色贫乏的生存空间变得五彩缤纷，敏锐的感知丰富的想象，让他在薪水微薄家累颇重的生活重压中，体验到了另外一种纾解压力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生活总要继续，除了柴米油盐酱醋茶，毕竟还有璀璨浩瀚的星空。

卡尔维诺、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在厄普代克眼中，都是为我们提供文学美梦的大师，而卡尔维诺的梦，最为温暖明亮。如果说，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是一种记忆的表达，那么，《马可瓦尔多》则准确无误地传达出这位大师对城市生活的一种天才般的可以触摸的质感，不是很和煦，但是惬意而锐利。雷雨

史实求于“微观世界”



《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
王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年7月

先是读过王笛的《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顿时对这种微观史研究充满了兴趣，于是回过头来又追了他的《袍哥：

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等作品，越来越觉得像是走进了历史的另一扇门：读者除了从中看到历史的血雨腥风，更多的则是街头巷尾那满满的烟火气。许多时候，字里行间看不到上层建筑的运筹帷幄与力挽狂澜，有的只是平民百姓的鸡零狗碎。许多内容也算不得高大上，但些历史接地气，读来倍感亲近。

这本书，就像是王笛对过往研究方法的一次旁白。全书11篇文章涵盖了数字统计分析、街头文化、茶馆工作人员、竹枝词、节日庆典、诗歌、图像和语言研究、袍哥、田野调查等诸多方面，反映了王笛从社会科学方法到人文学方法的回归，以及所采取的新文化史、微观史和人类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取向。

同许多初涉者一样，王笛一开始是从“就近取材”开始的。他从关注成都的历史出发，再延伸到整个

“川省”，再到长江中上游，再到美国华人社会。当然，他的作品中仍以成都题材居多，所以才有“最懂成都的人”之誉。

王笛开始对数字特别敏感后又痴迷。通过对多种湮没于历史数据的反复分析，他琢磨出有清一代，由于战争抛荒外，“田亩隐匿以逃赋税”的现象可能影响川省人口数据的真实性。王笛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说，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考察，从精英转向民众”，深受施坚雅模式的影响。之后，他便一头扎进微观史世界，于是读者有幸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英雄或者精英之外的小人物的历史”。

微观史也是历史的一扇窗户。王笛相信，透过微观史研究，可以“从细节之中发现我们所关注的大问题”。这样的大问题比比皆是。如他对成都茶馆的研究发现，抗战时期，虽然经济萧条，但成都茶馆无论是经营数量还是从业人员数量都反向走高。究其原因，当在于因战争影响，大量中东部难民迁入了成都。

王笛笔下的茶馆，就是典型的微缩社会。三教九流在这里会聚，做大生意的在这里协商，卖水烟袋、手工匠、擦鞋、修脚、掏耳朵、理发、算命等诸多街头经营者也扎堆营生。在信息欠发达时代，茶馆扮演了人们交流信息的重要场所角色。王笛发现，对于所谓的精英阶层，他们对茶馆的所作所为是事与愿违的，“当他们向下层民众启蒙之时，当他们大谈‘文明’‘进化’‘忠爱’‘国家’以及‘世界’等概念时，实际上已把街头文化引入了街头政治”。事实上也是，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精英群体均能捏在手心，如竹枝词中虽然不乏精英身影，但更多的反映了中下阶层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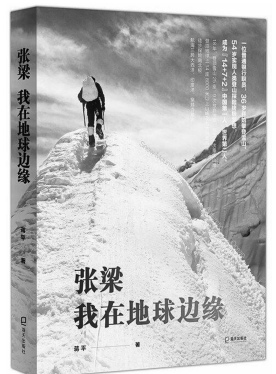
不同于二战时期，因劳动力紧缺，女性得以大范围进入社会劳动现象，成都女性从业者茶馆的出现，不像是受劳动力紧缺的外因影响，王笛认为更像是女性家庭生活困顿的内因。一方面，女茶房吸引社会的眼球，另一方面，社会传统影响依旧深远，如“当女茶房遭到地痞流

氓的时候，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不是幸灾乐祸，就是怪罪于她们”。梳理这样的零碎细节，非深入并潜心阅读民间史料所难及。

王笛对历史不仅仅是单纯的记录者和呈现者，他对于自己历史思考者的身份当仁不让。为此，他特地否认了个别评论者关于他让史料自己说话的表述。王笛认为微观史并非史学研究的终点，而是折射整个历史的一面镜子。他对袍哥雷明远的分析独到而又富有社会气息。他将这一人物个体置于宏大历史背景之下，透过这一边缘人物，反窥整个类似边缘人物群体，从而折射整个历史轨迹。

礼失求于野，史实求于微观，历史是所有微观史汇聚的涛涛大河。跟随王笛步步深入的研究脚步，就像是一次次逼近历史上一个个具象的人或物，如从关于袍哥雷明远的文字中，读者分明看到了一位落暮英雄的无奈与悲凉。如果说宏大历史是骨架，那微观史就是血和肉。禾刀

不断冲顶，活着回来



《张梁 我在地球边缘》
蒋平
海天出版社
2020年10月

我对山与人之间关系的关注，始于阅读意大利小说家保罗·科涅蒂的《八山》。文中讲述了一对在意大利山中长大的男孩，长大后一个去了繁华都市，另一个则幽居山中，感受山峦带来的美好，以及现代生活对此的冲击。然而，爱山之人总是要通过攀援，来表达对山的拥抱。小说结尾，这个山之子，选择抛弃现世喧嚣，永久地消失在八山深处，实现了与山融为一体的儿时梦想。

《八山》毕竟写的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阅读《张梁 我在地球边缘》，令我真正动容了。它让我开始重新理解登山的人，尤其是民间登山爱好者，以及登山这项小众运动，对我们现实社会的重要意义。这是一本拿起来就放不下的好书。

在谈及本书主人公张梁之前，读者很有必要了解一下，登山运动

中的“14+7+2”是什么意思？那样，更便于理解张梁成为达成此项殊荣的中国第一人、世界第二人，是何等的壮举！

“14+7+2”这组数字中，“14”指全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7”指七大洲最高峰，“2”指用探险的方式徒步滑雪抵达南北极点。对于世界上所有登山爱好者来说，完成这组数字，是他们的终极梦想。

与其说张梁是这个梦想里的幸运儿，不如说他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成功者。在日常生活中，张梁也许是人群里最不起眼的那个人。一个银行的普通职员，一个男孩的爸爸，一个但凡参加登山活动，都要在费用上左思右想来回掂量的人。

登山运动烧钱、花时间，大家都知道。没钱没闲的人，是无法参与其中的。当普通人张梁，将这种不可能

变成可能的时候，我们就该重新思考登山这件事了。尽管户外运动在中国起步较晚，但随着国内高速的经济发展，以及深圳这座移民城市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显然，时间与金钱是可以逾越的。没钱，可以拉各种户外体育用品，或国家、省市登山协会的赞助；没时间，可以去请求单位领导的支持。可倘若没有登山运动中必备的性格、品质和通过不断攀援，愈发加深的对人生与世界，甚至于是对自己的理解，张梁不可能成为最终创造奇迹的人。

本书作者蒋平是极为优秀的非虚构类作家。他在书中总结的一句话，令我记忆尤深：登山运动中，登顶不是真正的成功，活着回来才是。这也是我在阅读过程中数次流泪的原因。每座高峰，都是高傲与决绝的。张梁的登山之路，是与死亡交手的过程。在他18年、36次攀登中，登

顶雪山25座，遇到4次重大山难，9次放弃冲顶，12名队友遇难，数次死里逃生。

张梁说，冲顶最难的不是继续攀登，而是选择放弃。人的求胜心，会使人一叶障目，将成功的可能放大无数倍，而那一刻，死神就在不远处摩拳擦掌呢！张梁第一次登珠峰，冲顶成功在即，传来英国登山队的求救讯息，他们的一个队员腿部骨折，正挂在冰壁上。在中国队A组登顶成功的情况下，B组所有队员放弃登顶去救援。多年后，张梁才理解放弃的伟大意义。人类生命比任何成功都重要。因为在他的攀登之旅中，也无数次被同伴搭救。

在我们的人生路上，一定有许多座山，我们也要像张梁一样，完成一个普通人的壮举，不断冲顶，活着回来。

夏丽柠